劇場行政人員平均月薪僅一萬五千元

業界探討舞台劇「產業化」

【本報訊】**記者周怡報道：**由香港戲劇協會（劇協）及香港電台合辦的「第二十二屆香港舞台劇獎」，將於四月十七日在香港大會堂舉行。昨日，香港電台中文台台長陳耀華與香港戲劇協會會長鍾景輝，一同揭曉了本屆部分獎項的提名名單，大會並邀請了多位戲劇界及文化界人士出席，以「如何將舞台劇由行業提升至產業」爲題，舉行了一場座談會。

戲劇界文化界座談

座談會由香港電台文教組節目總監韋佩文主持，香港戲劇協會副會長張可堅、香港當代文化中心創辦人及總監黃英琦、W創作社主席黃智龍、糊塗戲班行政總監魏綺珊、跨媒介表演者趙碩之與梁榮忠等出席，他們從多個角度探討了如何將舞台劇由行業提升至產業，涉及內容包括：「行業」及「文化產業」的定義，舞台劇、話劇是否爲一個「行業」，舞台劇在社會、經濟和文化產業上的定位，舞台劇工作者的身份認同和待遇，政府投放在文化產業的資源能否讓舞台劇受惠等。

糊塗戲班從業餘做起，近年來已走向專業，魏綺珊認爲這樣「自負盈虧」的運作仍能夠堅持下來，除了運氣好，還要多得全體人員願意接受「不合理工資」的待遇。她希望一群人在努力推動香港戲劇的同時，整個大環境也可以配合，「比如像『藝術村』這樣的項目，如果政府帶頭，一定會有更好的效果。」此外，她還希望將戲劇帶入中、小學校，成爲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除了講金還要講心

座談會上，劇協公布了「2010/2011香港劇場工作者現況調查報告」，當中顯示劇場的藝術行政人員平均月薪爲一萬五千元，少於全職創作崗位的一半；而非全職劇場工作者的每月平均收入只有四千七百元，當中更有百分之十二的受訪者全年收入爲零。同時，調查中亦發現在全職和非全職受訪者中，有將近一半的人，認爲很有工作滿足感，不過薪酬福利和生活保障方面不佳。

張可堅表示，除了這些報告中的數字，平時也常聽見感嘆：「又要貼錢做戲劇」。「可見戲劇是一個行業，但它並不成熟，一個不成熟的行業怎麼可成爲一個產業呢？」但是，張可堅說：「除了講金，我們還要講心。」

作爲舞台劇新秀的趙碩之，說自己雖然不是誕生於舞台劇行業，但是投入到這獨特的一行之後，發現這裡是一個融洽、讓人放鬆的地方，「它是一個令人溫暖的行業。」

◀座談會上，大家探討了劇場工作者及劇壇發展狀況 本報攝

▲鍾景輝（中）與陳耀華一同揭曉本屆部分獲獎提名 本報攝

▲出席嘉賓合影 本報攝

舞台劇獎部分提名

最佳整體演出		
《我和秋天有個約會》	香港話劇團	監製：梁子麒
《李逵的藍與黑》	香港演藝學院	監製：香港演藝學院
《惡童日記》	糊塗戲班	監製：謝健民、馮澤恩
最佳男主角（悲劇／正劇）		
梁智聰	《終局》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高翰文	《紅》	香港話劇團
潘燦良	《心洞》	香港話劇團
最佳男主角（喜劇／鬧劇）		
尚明輝	《佔領凸手辦》	致群劇社
邱頌偉	《打轉教室》	鄧樹榮戲劇工作室
湯駿業	《廚師J與侍應F》	風車草劇團
最佳女主角（悲劇／正劇）		
傅月美	《完不了的最後一課》	中英劇團
魏綺珊	《惡童日記》	糊塗戲班
蘇玉華	《心洞》	香港話劇團
最佳女主角（喜劇／鬧劇）		
李司棋	《金池塘》（重演）	香港戲劇協會
郭麗敏	《2月14》	觀塘劇團
鄭麗莎	《打轉教室》	鄧樹榮戲劇工作室

香港話劇團獲17項提名

▲《我和秋天有個約會》獲七項提名

◀《惡童日記》獲四項提名

【本報訊】**記者周怡報道：**昨日，於香港電台一號錄音室舉行的「第二十二屆香港舞台劇獎」發布會上，鍾景輝與陳耀華一同揭曉了本屆最佳男、女主角（悲劇／正劇）以及最佳整體演出獎項提名名單。

所有提名名單中，香港話劇團獲十七項提名，香港演藝學院、劇場工作室、中英劇團、糊塗戲班及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均各獲五項提名，此外，鄧樹榮戲劇工作室、風車草劇團、劇場空間等近二十個演藝團體亦獲提名。

劇目方面，《我和秋天有個約會》獲得最佳整體演出、最佳男配角、最佳服裝設計、最佳燈光設計、最佳音響設計、最佳原創曲詞及最佳化妝造型提名。此外《終局》獲得五項提名，《惡童日記》及《完不了的最後一課》亦獲四項提名。

今屆「香港舞台劇獎」共有十九個常設獎項，由五十七人組成的評審團委員會投選而成，並經由專業會計師及時點算結果。評審團委員會成員包括戲劇團體代表、IATC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代表、舞台設計及技術人員代表、香港演藝學院、香港藝術發展局及香港電台代表等，評選出提名名單，繼而再投票選出各獎項得主。

今屆除了十九個常設獎項外，還特設推薦獎項「跨媒介表演藝術成就獎」，表揚跨媒介戲劇工作者所作出的貢獻。

「第二十二屆香港舞台劇獎」部分門票將於三月十八日起，在香港大會堂及香港文化中心免費派發，並透過港台「第二十二屆香港舞台劇獎巡禮」節目送出。另外，大會亦一如既往，繼續舉辦「最佳男、女主角競猜遊戲」，戲迷可由即日起，通過香港電台網站http://rthk.hk/special/dramaawards2013或香港戲劇協會網站www.hongkongdrama.com參與，截止日期爲四月十二日下午一時。

哥們

王渝

紐約抒懷

阿蒼在電話裡抱怨他的太太，我隨着他的語氣唱和。誰叫我們是哥們。阿蒼心裡也明白，知道我在敷衍他。不過他總得出出氣，也只有和我說，因爲我們是哥們嘛。只有哥們有資格聽你罵床頭人，並且隨聲附和。

我們父母是好朋友，阿蒼和我從小玩在一起，這一輩子又一直住在同一個城市裡，重慶、南京、上海、台北、紐約。阿蒼寫小說，我寫詩，互爲忠實讀者。阿蒼的小說，評論家重視，讀者歡迎。而我的詩一直都是自個寂寞地寫。阿蒼肯讀我的詩，還和我談論。我們的哥們情誼還能不鐵嗎？

他初戀的女友青青，和他分手，卻和我友誼持續，許多年後重逢紐約竟發展到親密無間。他們倆這些年來，不知有意還是無意，都不曾再見面。青青愛讀阿蒼的小說，有時也會和我談談，但是僅限於此。阿蒼卻從不和我提及青青，這是我們對他妻子的尊重。

最近他們終於見面了。老霍從歐洲來，約了幾位老友相聚，有阿蒼也有青青。阿蒼說要帶新發表的小說給我看。他的初稿我是第一讀者，發表後他也總是先拿給我看。這天他和太太一起來，大家相談甚歡。他把雜誌交給我時，悄悄地說：「你拿給她先看。」「她」是誰，我當然知道。雖然心領神會，還是心裡一怔，有點失落。說什麼好呢？我們是哥們嘛。

多情和無情

舒非

采蘋

詩人、作家、畫家、藝術家和演員，肯定比一般的人多情。多情就是感情豐富，多愁善感，激情澎湃，或者痛不欲生。面對生命，面對人生，面對遭遇，他們就會比一般的人想得更多，感受更爲深刻。如果不是如此，他們怎麼可能創作出優秀的作品和與衆不同的故事？

優秀的演員當然也是。如果他沒有豐富的情感，那他怎麼能感受領略所扮演角色的心情和性格？又怎麼可能把他唯妙唯肖地演繹出來？

內心情感豐富，就好像一個巨大的海洋。那不是一隻茶杯，不是一個小池塘，而是無垠大海，大且深，風浪肯定特別多，漩渦也特別多。在他們寫出優秀作品之前，或許他們自己要先遭受很大的痛苦。這都是代價。

白居易在《琵琶行》裡感嘆說：「商人重利輕別離。」的確也是，商人跟上述藝術家的性格應該恰恰是相反的。他們的職業本身就必須無情。如果他們多愁善感，優柔寡斷，拿不起，放不下，那麼他們怎麼可能成功做好一門生意？也許他們自己先餓死了。

性格決定命運。是因感情豐富，所以成爲作家、藝術家，還是因爲走上了藝術的道路，感情就更加敏銳，更爲沉溺？這誰也說不清楚。就像「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永遠解不開。如果你情感很豐富，最好不要去從商。

的士生意

黃秀蓮

清荷詠

從前有一種說法，欲知香港的市道好不好，且看看你是否很容易截得的士便分曉了。要是雨橫風狂下，把手一揚，不消一會兒已登上的士的話，那市道多半不妙了；所以，的士生意，像喜亦喜，像憂亦憂。

那天在機場停車坪，看見等客的士列隊成陣，竟望不見龍尾，想也有兩三百輛之多，要輪候多久才能等得客人呢？從機場到市區，其路漫漫，總不能空車而回，唯有坐愁，天長地久也得等。

我家離港鐵站口很近，那兒有的士站，進進出出，必見的士唧尾排列，排了不只一個街口，還延伸往路的另端，如涓涓小河的上下游，緩緩流淌；春節前後，應是旺季，仍是車等人，不是人等車。

有些的士司機友善而健談，會告訴我生意清淡的原因：「九七之前，香港人喜歡留港消費，尤其是夜晚，後來都跑到大陸玩了。」我立刻想起尖東大富豪夜總會來，金粉世界，粉盡香殘；舞榭歌台，總被雨打風吹去。「以前夜更車租比日間貴，晚上生意較好，那時沒有通宵小巴和通宵機場巴士，深夜外出，不坐的士又坐什麼呢？」「中產的錢都拿來供房子了，哪有餘錢坐的士？」反映樓價的中原指數已升到一百二十，比九七高峰更高瘋了。「現在貧富非常兩極化了，眞正有錢的多數有車，窮的又不捨得坐的士。」這十年來，年輕人的工資仍是八千到一萬，毫無增長。

的士生意，道盡滄桑。

真實的重量

斯人

飲茶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納曼在《快思慢想》中有一個說法，說是我們「經常用簡單的答案去回答一個複雜的問題」，這眞是大家的通病。

人的思考習慣有兩個系統，系統一是「快思」，是直覺的思考，自動化的心智活動；系統二是「慢想」，是要花力氣去思考的，要同時展開很多訊息和推斷。我們通常以系統一去處理需要系統二才能處理的問題。

柴靜採訪華南虎照片事件時，就碰到不少官員和專家，在需要窮究眞假的問題上，用最簡單的答案，去回答一個複雜的問題。

參與作假的不但有聲稱拍到華南虎的農民，還有一心想以華南虎爲名開拓旅遊項目的地方官，還有那些貪圖方便不求甚解的「專家」。人人都想當然，以訛傳訛，沒有人認眞去查閱一下資料，請教一下眞正的專家，更沒有人認爲自己輕信一張僞造的照片有什麼大問題。

眞實在我們的生活中，原來那麼輕飄飄的沒有重量。

眞與假可以不必計較，還有什麼是需要計較的？我們求知識如果不求眞，莫非要求假？我們的思想如果不是來源於對眞實世界的理解，那種思想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其實都是最基本的問題，但我們中國人，往往在需要認眞時不認眞，在不需要認眞時又非常認眞。眞與假，這是最需要認眞的，每事問眞假，世界才能眞善美。

出國預備班

葉歌

墟里

朋友的女兒今年高三，爲留學美國找我「諮詢」。她在本地中學附設的「國際班」學習，學費高一每年五萬元，高二、高三每年六萬五千元。建立這個項目的中介公司又時有「遊學」國外的安排，十幾天就要花掉人民幣七八萬，很「燒錢」。

她告訴我，他們的課程除了語文以外，其餘都用英國教材，由外國人授課。這些外教由中介公司聘請，一般有國外學位，但不一定是美國人；她的老師包括斯里蘭卡、印度和南非人，專業水平、教學能力都不高——這似乎和聘用「加拿大下崗工人」在內地辦英文補習班異曲同工。

他們每個年級四個班，三個金融，一個商科，重點學經濟方面的課程，數理化程度偏低。語文高一還要考試，高二、高三只講文學作品，學生每學期準備一個演講就能通過。到了高二下半學期，畢業考試早結束了，雅思、托福、美國大學入學考試SAT都考過了。高三一年主要申請出國留學。

這種國際班聽來是爲有意留學者量身打造的。有專人幫助準備申請資料大概比學生自己摸索效率高，但他們高中階段的文理基礎打得不扎實。就是英文學習，也是偏重口語，寫作訓練卻明顯不足。

曾有朋友的孩子在上海上過天價的全封閉出國預備班，到了美國後表現也只平平。出國留學能否帶來成功，關鍵得看各人的學習習慣和自立能力。世上一蹴而就的捷徑畢竟很少。

傳統與新潮

阿濃

南墻集

侄兒結婚擺酒，席設華人聚居地列治文某大酒家。這酒家差不多年年拿獎，以菜的優良品質和服務的高水平馳名。我們夫婦都穿戴整齊，我結了領帶，我妻戴了首飾。

其實侄兒和侄媳婦已同居一段日子，只是上月才往夏威夷行婚禮，這個月回溫哥華擺酒。

先同居後結婚，這做法已越來越普遍，算是已被接納的新潮，沒有人背後議論，也無須隱瞞。而把婚禮過程分在幾個不同城市舉行，也越來越多人嘗試。一位作家朋友在專欄寫他女兒出嫁，求婚是第一個城市，行婚禮在香港，婚宴在香港和大陸，蜜月去泰國和馬爾代夫。

我們一到酒家，便被安排由新郎新娘斟茶，因爲我們是親戚中的長輩。在酒樓樓面姐姐的協助下，完成了這傳統禮儀。

但這時我瞥見今晚主角之一的新奶奶，卻是平常裝束，我想不到她穿的是牛仔褲，而且是有許多破洞的那種。當然是名牌，不會比晚禮服便宜。她敢打破傳統，我欣賞她的勇氣。或許你認爲，婚宴有婚宴的規矩，身爲主角之一不應太隨便。但今晚邀請的都是至親好友，或許她就是要把晚宴搞得輕鬆活潑些。

第一道菜是乳豬全體，金豬的兩隻眼睛是小燈泡閃閃發亮，這道菜傳統得很。

不忍細看

葉特生

生命特寫

一本名爲《歷史不忍細看》的書，提到風華絕代才女張愛玲的晚年，一個本應生命最成熟的年紀，理應看透世情，心情恬靜，甚至扶掖後進。生活中心應該不是寫作，就是遊歷。

想不到她的晚年是：不斷地搬家。三年半之內，平均每星期搬一次，搬了近兩百次。原因只是爲了「躲虱子」。

她認爲有一種小得肉眼幾乎看不見的跳蚤，一直藏在她行李內，每當在新居發現，就要被迫離開。她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每月要花兩百美元買殺蟲劑」，「櫥櫃一格放一罐」。誰都看得出來，這是一種嚴重的心理病。

張愛玲是我最喜愛的作家之一，她的筆下角色都帶着強烈的人性扭曲，用寒意沁人的筆鋒，描寫十里洋場的衆生，笑貧不笑娼的亂世，人人在名利場中掙扎，她寫白流蘇，她寫曹七巧，看得你終生難忘。

想不到作家自己也和她創作的角色一樣，陷入無法自拔的掙扎中。

她從小在這種陰沉冷酷的家庭長大，青春期受過父親和繼母的虐打，在心靈裡種下陰鬱的「虱子」，對世界充滿了恐懼和懷疑。「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從磨難中總結出來的人生信條。

有人說她急功近利，說她冷漠世故，說她孤僻清高，都與此有關。

她的晚年住在洛杉磯。對人越發冷淡，生活日益封閉，隨身只帶幾個塑料袋。輾轉流徙，財物拋棄了，友人書信遺失了，甚至花幾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譯稿也不知所終。去世前四個月，還寫信給朋友，說想搬到沙漠去，以擺脫被虱子咬嚙的苦惱。

九五年九月八日，她死在寓所內，七天後才被人發現。屋裡沒有傢具，沒有床，就躺在地板上，身上蓋着薄薄的毯子。

一個曾經無限風光的生命，以一種最淒涼的方式凋零。

火車上的水客

姍而

雅俗坊

政府出招打擊水貨客帶奶粉的政策，得失可延後再下結論。

其實走私奶粉比起走私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其犯法程度只屬小意思。

每趟通往羅湖的火車，都活躍着有組織的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水客團夥。他們常在上水或前幾站上車，爲首者提一兩個大蛇皮袋，一上車就有同夥趨前，公然就在車上分贓，不迴避也不躲閃。

那些人有男有女，多是中年人，操香港話，但帶有不同地區的方音。他們把電話或電腦放在事先備好的西餅盒、手袋甚至是名牌手袋（不知是否冒牌貨）裡。這些貨都是原版包裝，一個餅盒可放十部八部電話，手袋更是一裝就是幾十部。有的女子扮相高雅，穿金帶銀，也許這更易躲過海關。他們動作很快地分配裝載好貨物後，便迅速分散到各車廂，非常有效率。也有的就在火車站分貨，不過行爲閃縮，頗像地下工作的秘密接頭。朋友近日有事常在東鐵線來往，幾乎每趟車都能見到這種場景。

車上旅客見此幕，大都視而不見，或只是交換一下眼色，不會有人出面去干涉。這可以理解，一是走私團夥往往有十多人，雙方力量懸殊；此外香港大多數人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理，不想沾上麻煩。

要嚴打走私風，只打走奶粉水客未免是只打蒼蠅而放走了老虎。執法部門應派便衣不時在車上察訪，掌握走私線索，再行打擊。